

書名 忠義水滸傳一百
十五回
撰者 明 羅本 撰
卷 卷二十七
內容分類 集-小說 章回小
說 說公案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 134
編號 D8682100

卷二十七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82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 13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忠義水滸傳一百十五回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忠義水滸傳一
東原 羅貫中編輯
金陵 興賢堂梓行
詞曰 人景陰陽二氣仁
義禮智大成浩然沛乎
塞滄海可托六尺孤能
寄百里 關閑水滸全
傳論 地煞威名逢
場何 真赤心當
報國 堪欽
紛 離間
草才百年新雨露
一 見天

忠義水滸傳一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之一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聖嘆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詞曰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
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 白髮魚樵江渚上
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
付笑談中 以詞起

第一回

宴桃園豪傑三結義
斬黃中英雄首立功
人謂魏得天時吳得地利蜀得人和乃三大國
將與先有天公地公公三小寇以引之亦如

0 1 2 3 4 5 6 7 8 9 10

30x5
12

双紅堂
小説
134₍₁₂₎
止

奪旗斬將有威權

關風已落高兩胆

此法今無首亦稀

却說呼延灼每自引軍來

水邊搗動宋江聚眾議曰

明日不用馬軍孫吳兵法

却利於山林只用步軍不

山分作十隊誘敵先令使

鈞鏢鎗軍士埋伏在草叢

中每十個便鈞鏢鎗的軍

士跟着十個撓鈞手但見

馬蹄一攬鈞番搭將入去

捉了平川窄路也如此理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之二十七

聖嘆外書

第五十三回

閔雲長義釋黃漢升

孫仲謀大戰張文遠

孔明取七郡之地前二郡用籠後四郡用攻而

後四郡之中兩郡太守是降兩郡太守是死零

陵桂陽是太守不欲戰手下人欲戰武陵長沙

是太守欲戰手下人不欲戰至於零陵與桂陽

不同武陵與長沙又異求其一筆之相犯而不

可得事之天然變幻至於如此後之作神官者

即執筆效之安能彷彿耶

伏此法如何徐寧白鈞鍊
鎗并排鈞正是此法宋江
分撥十隊步軍劉雁杜廷
穆弘穆春楊雄陶宗旺朱
全鄧飛解珍解寶郭淵郭
潤一丈青王矮虎箭永楊
林燕順馬麟鄭天壽李雲
每個頭領各引一隊先行
下山誘敵再令李俊張橫
張順三阮童威童猛孟康
駕舡接應又令花榮秦明
李應柴進孫立關勝馬
騄在山西瀾瀾凌振

社與曹放... 招引便鈞... 埋伏宋江... 宗呂方... 擢号令... 明中軍人... 喊呼延灼... 來出哨... 馬殺奔... 開軍馬... 議曰正... 如何處... 願把連...

雲長不殺更忠是好勝處不是慈悲處以為殺
墮馬之人不足為勇故耳若認作慈悲則為宋
襄公之仁義豈所以論雲長哉設以宋襄公處
此不但墮馬不殺即不墮馬亦不殺何也自髮
黃忠以在不禽一毛之例也
此處有雲長義釋黃忠後復有翼德義釋嚴顏
以對之此處有黃忠射盔纓不射關公前却有
趙雲射逢綽不射徐盛以對之然關公不殺黃
忠是不便殺欲留待後殺翼德不殺嚴顏是竟
不殺趙雲不殺徐盛是本當殺姑不殺黃忠不
殺關公是真不忍殺四人各有一樣肚腸寫來
更不相犯

文章之妙有前文方於此應後文又於此伏
如魏延之獻長沙是也前在襄陽城下大戰交
聘今在長沙城上殺却韓玄是前文於此應也
孔明既死魏延乃有反漢之謀魏延初降孔明
已有欲殺之志是後文又於此伏也通觀全
雖人與事紛紛而伏應之妙則一篇如一句斯
真有數文字
黃忠者五虎將之一也於此券方纔出名寫來
亦極出色寫其力寫其箭猶俱寫其勇耳至於
不射關公知重義也敦請始出能自愛也請葬
韓玄不記怨也請以劉表之姪為郡守不忘本
也不獨勇過人而其人品亦右不可及者與

五百馬軍飛哨前去又見

東南一隊軍馬趕來却欲

分兵去哨只見西南上又

有一隊旌旗鞞鎗再引兵

回來報呼延灼曰多時不

曾出戰必有計策忽听得

北边一声砲响又權起三

隊旗號呼延灼曰此是賊

人奸計我和你把人馬分

作兩路迎敵又听正北上

連珠砲响風威大作呼延

灼軍馬不戰自亂急和韓

滔各引馬步軍兵四下冲

關張趙雲並列六何愧焉

方敘玄德取四郡便接敘孫權戰合肥蓋玄德

取四郡之時正孫權戰合肥之時也若不按下

周瑜召去程普牽制孫權則玄德安能從容而

取漢上之地故夾敘孫權一邊特為玄德一邊

發明也且孫權雖失南郡而猶能取合肥則以

此之得償彼之失而索荊州之意不至於甚急

耳是合肥之役不獨為上文發明又將為下文

伏線也

周瑜破曹仁而孫權不能破張遼非獨張遼之

智過於曹仁亦孫權之智不如周瑜也天下豈

有一養馬之後槽而可以殺夫將又豈有一小

突這十隊軍馬趕來

西起西走呼延灼大怒引

兵望北冲來宋江軍兵盡

投草壘中走呼延灼大驅

連環甲馬捲地而來盡望

荊林中跑去只听裡面呼

哨响處鈞鎌鎗一齊下手

鈞倒兩過馬脚中間甲馬

俱白咆哮起來那撓鈞手

只在荊林中縛入呼延灼

見了鈞鎌鎗勒馬回南去

程韓酒量山通斷都是步

軍趕趕韓滔呼延灼部領

卒為細作而可以放火開城門者乎大矣

死於是役便周郎而在軍中必不至此故凡權

之所以敗皆以周郎怒氣冲激養病紫桑之故

則不但南郡之失當致怨於孔明而合肥之戰

亦當歸怨於孔明耳

張遼之守合肥其真大將之才乎赤壁之戰射

黃蓋以救曹操猶不過戰將之能耳觀於此卷

有大將之才三既勝而能懼是其慎也聞變而

不亂是其定也乘機以誘敵是其謀也宜其為

關公之器重與惟大將不懼大將亦惟大將能

知大將於黃忠見關公之神武於張遼亦見關

公之知人

連環甲馬都人苦草中盡却說孔明謂張飛時前者子龍取桂陽郡時責下軍
 破捉去二人知中了計縱令狀而去今日翼德要取武陵必須也責下軍令狀
 馬奔路望扎而走只一隊趙雲軍令狀是趙雲情原張飛遂立軍
 人馬穆弘穆春喝曰敗將張飛軍令狀是孔明索取休走呀延灼大怒舞鞭拍
 馬直取穆弘穆春鬪門五合穆弘穆春便走呼延灼不追望大路而走山坡下
 又閃出解珍解至呼延灼解至拔步便走呼延灼無心忒我推馬望東而走又
 撞正矮虎一丈青又殺一敢向前如此將士而欲迎敵旋曰驟馬舞刀迎之張

師中開血路殺東去了宋飛大喝一声渾如巨雷金旋失色不敢交鋒撥馬便
 往鳴金收軍回山去了二走張飛不消戰得又飛引眾軍隨後掩殺金旋走至
 于連環甲馬俱被鈞鎌鎗城邊城上亂箭射下旋驚視之見鞏志立於城上曰
 攔倒蹄子帶甲軍士都被汝不順天時自取敗亡吾與百姓自降劉矣言未畢
 生擒上山二千步軍望林一箭射中金旋面門墜於馬下將寫黃忠之箭先寫
 半躲的都被鈞鎌鎗拖香羽軍士割頭軼張飛鞏志出城納降飛就令鞏志責
 捉了望水邊逃命的盡被印綬往桂陽見玄德大喜遂命鞏志代金旋之
 小軍頭領圍裹上船劉唐職立德親至武陵安民畢馳書報雲長言翼德子龍
 杜于拿得解酒細縛解到各得一郡動雲長雲長乃回書上請曰聞長沙尚未
 山宋江見了親解其縛令取如兄長不以弟為不才致開某幹這件功勞甚好
 彭地凌辰說他人夥解酒前既寫過趙張玄德大喜遂教張飛星夜去替雲長
 亦是七十二地煞之數義此處却寫開玄德大喜遂教張飛星夜去替雲長
 氣相投就梁山泊做了頭守荆州令雲長來取長沙雲長既至入見玄德孔明

備采丁使入往陳州取韓孔明曰子龍取桂陽翼德取武陵都是三千軍去今
 酒老小來樂完聚却說呼長沙太守韓玄固不足道只是他有一員大將乃南
 延灼折了軍馬不敢回京陽人姓黃名忠字漢升黃忠名字却用孔明是劉表
 獨自逃離子路士又無盤帳下中郎將與劉表之姪劉敏其守長沙為後又薦
 纏解下東膠盆帶賣來資劉磐張木
 用在路想起青州慕公知
 亦有一面相識去投奔他
 借兵來報仇也未遲當晚
 又渴又飢路傍有酒店把
 馮佐在樹上八店坐下叫
 酒保取酒肉來吃酒保莫
 熟羊肉爇兩瓶酒與他吃
 了分付曰我是朝廷軍官
 曰雲長輕敵黃忠只恐有失主公當往接應玄德從
 之隨後引兵望長沙進發獨長沙印在孔明玄德自
 苦擋雲長不依只領五百校刀手而去孔子謂玄德
 決定斬黃忠韓玄之百獻來麾下官雲長好勝玄德
 更自出色
 曰雲長輕敵黃忠只恐有失主公當往接應玄德從
 之隨後引兵望長沙進發獨長沙印在孔明玄德自
 苦擋雲長不依只領五百校刀手而去孔子謂玄德
 決定斬黃忠韓玄之百獻來麾下官雲長好勝玄德
 更自出色

曰收補梁山泊失利今往
 青州你好生與我喂養這
 匹馬是御賜我的名喚踢
 雪烏騮馬我明日重賞
 你酒保曰感承相公只有
 一件此間有一座山喚做
 桃花山山上有一夥強盜
 為頭的李忠第一個周通
 常來劫劫村坊官司屎捕
 他不得相公夜間醒睡呼
 延灼曰那賊都來何怕之
 有吃了一回酒肉睡到二
 更方醒所得屋後酒保曰

曰收補梁山泊失利今往
 青州你好生與我喂養這
 匹馬是御賜我的名喚踢
 雪烏騮馬我明日重賞
 你酒保曰感承相公只有
 一件此間有一座山喚做
 桃花山山上有一夥強盜
 為頭的李忠第一個周通
 常來劫劫村坊官司屎捕
 他不得相公夜間醒睡呼
 延灼曰那賊都來何怕之
 有吃了一回酒肉睡到二
 更方醒所得屋後酒保曰
 直至城下韓玄聞之大驚便教黃忠出馬立自來城
 起刀落砍楊齡於馬下先寫楊齡之死以追殺敗兵
 反襯黃忠之勇
 語飛馬舞刀直取楊齡挺鎗來迎不三合雲長手
 到楊齡挺鎗出馬立於陣前罵戰雲長大怒更不打
 之乃管軍校尉楊齡韓玄大喜遂令楊齡引軍一千
 飛奔出城約行五十里望見塵頭起處雲長軍馬早
 不須老將軍出戰只就某手中定活捉關某韓玄視
 忠商議忠曰不須主公慮慮某這日刀這張弓一
 千箇來一千箇死請刀又請弓為原來黃忠能開二
 石力之弓百發百中言未畢塔下一人應聲而出曰
 惡之為後文自姓是時聽知雲長軍到便喚老將軍
 助魏延張本
 忠商議忠曰不須主公慮慮某這日刀這張弓一
 千箇來一千箇死請刀又請弓為原來黃忠能開二
 石力之弓百發百中言未畢塔下一人應聲而出曰
 惡之為後文自姓是時聽知雲長軍到便喚老將軍
 助魏延張本

屈起來呼延灼慌忙問曰上觀看忠提刀縱馬引五百騎兵飛過吊橋雲長見你為何叫屈酒保曰小人起來上馬草不見相公的馬了遠望見火花尚明一定是那里去了呼延灼曰那里是何處酒保曰正是桃花山呼延灼便教酒保引路趕了三里火把不見不知那里去了呼延灼曰若無御馬急生是好酒保曰相公去州裡告了差官來勅方纔取得呼延灼問上不已天明教酒保挑

了衣甲巡按青州來到府堂泰拜慕容知府驚曰開知將軍收捕梁山泊草寇如何到此呼延灼把前事說了一遍知府自此是將軍中賊奸計先掃除桃花山取馬再收三龍山白虎山三處下官自當保奏呼

延灼再拜叩謝慕容知府該廣款待次日呼延灼稟稟知府遂點起馬步軍兵二千又與一匹青驄馬帶領軍兵望桃花山進發季馬戰不到三十餘合忠詐敗雲長趕來忠想昨日不

一老將出馬知是黃忠把五百校刀一字擺開橫刀立馬而問曰來將莫非黃忠否寫得開公忠曰既知我名焉敢犯我境雲長曰特來取汝首級言罷

兩馬交鋒鬪一百餘合不分勝負寫黃忠第一日韓玄忠黃忠有失鳴金收軍黃忠收軍人城雲長也退軍離城十里下寨心中暗忖老將黃忠名不虛傳鬪一百合金無破綻又在關公中寫一黃忠來日必用拖刀計皆破斃之

次日早飯畢又來城下搦戰韓玄坐在城上教黃忠出馬忠引數百騎殺過吊橋再與雲長交馬又鬪五六十合勝負不分寫黃忠兩軍齊聲喝采又在衆人眼中心寫一聲聲正急時雲長撥馬使走黃忠趕來雲長方欲

用刀砍去忽聽得腦後一聲響急回頭看時見黃忠被戰馬前失掀在地下不知者謂至此必謂黃忠死矣雲長急回馬

雙手舉刀猛唱曰我目既你性命快換馬來廝殺此却寫黃忠急提起馬蹄飛身上馬奔入城中驚問

之忠曰此馬久不上陣故有此失玄曰汝箭百發百中何不射之又借韓玄口忠曰來日再戰必然詐敗誘到吊橋邊射之玄以自已所乘一匹青馬與黃忠忠拜謝而退尋思難得雲長如此義氣他不忍殺害我我又安忍射他此處又寫黃忠若不射又恐違了將令是夜躊躇未定次日天曉人報雲長搦戰忠領兵出城雲長兩日戰黃忠不下十分焦躁抖擻威風與忠交

中周通得了這匹馬每日殺之恩不忍便射帶往刀把弓虛獲弦誓不原雲長
 在寨慶喜飲酒忽吸一報急閃却不見箭雲長又趕忠又虛拽又不便雲長急
 曰青州軍馬來了周通曰射更妙閃又無箭只道黃忠不會射放心趕來將近吊橋黃
 忠在橋上搭箭開弓弦響箭到正射在雲長盔纓根
 上寫黃忠第三日。前是雲長義釋雲長長矣前軍軍齊聲城
 起雲長吃了一驚帶箭回寨方知黃忠有百步穿楊
 之能今日只射盔纓正是報昨日不殺之恩也又在
 意中寫雲長領兵而退黃忠回到城上來見韓玄立
 一黃忠便喝左右捉下黃忠忠叫曰無罪之大怒曰我看了
 三日汝敢欺我汝前日不力戰必有私心昨日馬失
 他不殺汝必有閉通由他第三日并今日兩番虛拽
 弓弦第三箭却止射他盔纓如何不是外通內連有
 之勇不寫對書去那里



求救周通馬書差嗷囉投
 二龍山來曹正來問了詳
 細稟說大頭領知道為首
 是魯智深第二是楊志第
 三見武松出前第四頭領
 施恩為因武松殺了張都
 監一家官司着落他追捉
 兇身以此逃出在江湖上
 父母保亡所得武松在二
 龍山投奔人駱一個曹正
 一個張青一個孫二娘共
 七個頭領魯智深聞知桃
 花山有人來求救且看他
 不斬汝必為後患喝令刀斧手推下城門外斬之衆
 將欲告立曰但告免黃忠者便是同情不知者謂至
 忠死剛推到門外恰欲舉刀忽然一將揮刀殺入砍
 死刀手救起黃忠救得突兀大叫曰黃漢升乃長沙
 之保障今殺漢升是殺長沙百姓也此句後批韓玄
 殘暴不仁輕賢慢士當眾共殛之願隨我者便來眾
 視其人面如重棗目若朗星乃義陽人魏延也前四
 回中早為自襄陽趕劉玄德不着來投韓玄之怪其
 此處伏線神教當曰救下黃
 傲慢少禮不肯重用故屈沉於此得外當曰救下黃
 忠教百姓同殺韓玄祖臂一呼相從者數百餘人黃
 忠攔當不作又寫魏延直殺上城頭一刀砍韓玄為
 兩段提頭上馬引百姓出城投拜雲長大喜遂

說甚放那咳嗽上山說入城安撫已畢請黃忠相見忠托病不出又寫雲長
 了來請楊志曰理合救援黃忠
 管智深曰施恩曹正張青
 孫二娘看守寨棚俺三個
 點起五百嘍囉下山逕往
 桃花山來李忠引眾人下
 山策應呼延灼聞知急領
 軍兵舞鞭與李忠戰到十
 合之上李忠見敵不過勒
 馬便走呼延灼拍馬趕上
 山來只見後軍吶喊呼延
 灼回看一個胖大和尚魯
 智深騎一疋白馬喝曰呼
 延灼下馬來降呼延灼舞
 起又鞭來戰到五十合
 不分勝敗倒有楊志舞刀
 拍馬來做呼延灼二人開
 到五十合不分勝敗見楊
 志手段亦高強尋思這兩
 個果的得不是綠林中
 手段楊志見呼延灼武藝
 高強各自收軍呼延灼回
 寨正納悶間只見慕容知
 府使人來召曰今有白虎
 山強人孔明孔亮人馬來
 青州府借糧怕府庫有失

即使人去請玄德孔明却說玄德自雲長來取長沙
 與孔明隨後催促人馬接應正行間請旗倒捲一鴉
 目北南飛連叫三聲而去曹操馬鳴飛不是吉兆
 玄德曰此應何禍福孔明就馬上袖占一課曰長沙
 郡已得又主得大將午時後定見分曉今日安得有
 少頃見一小校飛報前來說關將軍已得長沙郡降
 將黃忠魏延等主公到彼玄德大喜遂入長沙雲
 長接入廳上具言黃忠之事玄德乃親往黃忠家相
 請忠方出降又寫求葬韓玄屍首於長沙之東不寫
 後人有語讚黃忠曰
 將軍氣概與天參 白髮猶然困漢南

呼延灼下馬來降呼延灼舞

至死甘心無怨望

臨降低首尚懷愁

起又鞭來戰到五十合

寶刀燦雪彰神勇

鐵騎臨風憶戰酣

不分勝敗倒有楊志舞刀

千古高名應不泯

長隨孤日照湘潭

拍馬來做呼延灼二人開

玄德待黃忠甚厚雲長引魏延來見孔明喝令刀斧

到五十合不分勝敗見楊

手推下斬之為得真玄德驚問孔明曰魏延乃有功

志手段亦高強尋思這兩

無罪之人軍師何故欲殺之孔明曰食其祿而殺其

個果的得不是綠林中

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獻其地是不義也自是正論

手段楊志見呼延灼武藝

此吾觀魏延腦後有反骨久後必反故先斬之以

高強各自收軍呼延灼回

絕禍根先生不惟善卜又善相玄德曰若斬此人恐

寨正納悶間只見慕容知

降者人人自危望軍師怨之孔明指魏延曰吾今饒

府使人來召曰今有白虎

汝性命汝可盡忠報主勿生異心若生異心我好方

山強人孔明孔亮人馬來

取汝首級魏延喏喏連聲而退鞏志殺金旋而孔明

青州府借糧怕府庫有失

不罪之乃備罪魏延

請將軍回城守備呼延灼
 听了乘此机会領人馬回
 青州去了次日魯智深與
 楊志武松下山看時不見
 軍馬只見李忠周通引人
 下山拜請三位上山殺牛
 宰馬相待且說呼延灼引
 軍馬到城下却見一彪人
 馬來為頭孔明孔亮兩個
 因和財主爭競把一門良
 賤都殺了聚集七百人占
 住白虎山打家劫舍因為
 叔孔賓被慕容知府捉

者知延之必反故欲借此以殺延耳黃忠薦劉表姪劉譽見在攸縣間
 居又寫玄德取回敘掌長沙郡四郡已平總敘一白
 玄德班師回荆州改油江口為公安自此錢糧廣盛
 賢士歸之將軍馬四散屯於隘口以上按下文德一
 邊却說周瑜自回柴桑養病令甘寧守巴陵郡令凌
 統守漢陽郡二處分布戰般聽候調遣程普引其餘
 將士投合淝縣來原來孫權自從赤壁鏖兵之後久
 在合淝補敘前文與曹兵交鋒大小十餘戰未決勝負一
 包着無數文字不敢逼城下寨離城五十里屯兵聞
 程普兵到孫權大喜親自出營勞軍人報魯子敬先
 至權乃下馬立待之正應大以子肅慌忙滾鞍下馬
 施禮眾將見權如此待肅皆大驚與權請肅上馬並

下監在牢裡兩個來打著
 州要救叔七迎着呼延灼
 軍馬戰到二十餘合孔明
 被呼延灼活捉而去孔明
 大敗奔走呼延灼解孔明
 入城來見慕容知府知府
 大喜教把大枷監下牢裡
 和孔賓一處監收厚待呼
 延灼遙聞桃花山消息呼
 延灼把魯智深交鋒各無
 勝敗說與慕容知府知府
 曰一個是老頑癩魯相公
 帳前提督魯連今落髮為

權曰然則何如而後為顯那肅曰願明公威德
 於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使肅名書竹帛始為顯
 矣以其身顯也權撫掌大笑同至帳中大設飲宴
 備勞軍兵將士商議破合淝之策勿報張遼差人來
 下戰書權折書觀畢大怒曰張遼欺吾太甚汝聞程
 普軍來故意使人搦戰來日吾不用新軍起敢着我
 大戰一場自好勝得今當夜五更三軍出寨望合淝
 進發辰時左右軍馬行至半途曹兵已到兩邊布成
 陣勢孫權金盔金甲披挂出馬左宋謙右曹華二將
 使方天畫戟先將戟兩邊護衛三通鼓罷曹軍陣中
 門旗兩開三員將金裝慣帶立於陣前中央張遼左

帳前提督魯連今落髮為
 門旗兩開三員將金裝慣帶立於陣前中央張遼左

備喚作名和尚官宿深一遊李典右邊樂進張遠縱馬當先專賜孫權決戰權
 個是東京殿帥府制使官緝槍欲自戰陣中一將挺鎗驟馬早出乃太史慈
 喚做青面醫術志再有一也太史慈一山公落張遠揮刀來迎兩將戰有七八
 個行者武松原是景陽回十合不分勝負陣上李典謂樂進曰對面金盔者
 打虎的如今這三何插益孫權也若捉得孫權定可與八十三萬大軍報仇孫
 官未曾捉待呼延灼曰相亦每事說猶未一樂進一騎馬一口刀從刺斜裏徑
 公放心只在年晚一個已取孫權如一道電光飛至面前手起刀落鳥得宋謙
 活捉解來知府太喜當日曹華等將盡戰遮架刀到處兩枝戰斧更目只將
 席散孔亮引敗殘人馬丑戰幹望馬頭上打樂進回馬宋謙揮軍士手山鎗趕
 行之間忽相林中撞出一來李典搭上箭望宋謙心窩裏便射應弦落馬太史
 彪人馬乃是武松孔亮滾怒見皆後有人墮馬棄却張遠望本陣便回張遠乘
 鞍下馬便拜武松扶起問勢擒殺過來吳兵大亂四散奔走張遠望見孫權驟
 曰固知足下弟兒古作臣

虎山今日何事到此孔亮馬趕來看程上更目刺斜裡撞出一軍為首大將
 把救叔叔孔亮陷獄之事乃程普也來得截殺一陣救了孫權張遠收軍曰回
 說了一筵孟松目兄弟休合肥程普保孫權歸大寨敗軍陸續回營孫權因見
 慌我有六七个弟兄見在折了宋謙放聲大哭長史張紘曰主公恃盛壯之氣
 二龍山台為挑花山李忠輕視大敵三軍之眾莫不寒心即使斬將塞旗威振
 周道來我山寨求救魯揚驕揚亦偏將之在非生公所宜也願抑責育之勇懷
 二頭領走來與呼延灼交王廟之計且今日宋謙死於鋒鏑之下皆主公輕敵
 戰寨中以待我們把這匹之故今後切宜保重孫堅以輕追而被討孫策以輕
 御賜馬送與我弟兄言未權白是孤之過也從今常改之小頃太史慈八張者
 畢只見魯智深楊志都到某手下有一人姓戈名定與張遠手下養馬後槽
 武松引孔亮拜見三位備弟兄多槽被責懷怨今晚使人報來舉火為號刺殺
 說前情我門義氣為重聚張遠以報宋謙之讐作好細者不過一小卒為內應
 集三山人馬攻劫青州取張遠以報宋謙之讐者亦只十養馬後槽可發一笑

州城下一同攻打城池孔道內變挺鎗縱馬先入城上一聲砲響亂箭射下大
 亮來到李立酒店問梁山史慈急退身中數箭史慈中箭東周喻中箭前後又相似皆後李典
 泊路李立曰客人要去梁山樂進殺出吳兵折其大半乘勢直趕到寨前陸遜草
 山泊弄誰孔亮曰有一個襲殺出救了大史慈曹兵自回孫權見大史慈身帶
 相識宋公明李立曰既是傷愈加傷感張昭請權罷兵權德之遂收兵下船
 尋宋公明頭領即射一枝回南徐潤州比及屯住軍馬大史慈病重權使張昭
 响箭只見對港嘍囉掉船等問安太史慈大叫曰大丈夫生於亂世當帶三尺
 來接孔亮一同搖到金沙劍立不世之功今所志未遂奈何死乎人人有此志
 確上岸嘍囉報知未先下此志痛言訖而亡年四十一歲後人有詩讚曰
 來迎接孔亮見了連悖不之三嘆
 拜末任門曰賢弟緣何到矢志全忠孝 東萊太史慈 姓名昭遠塞
 此孔亮大哭把前情訴知弓馬震雄師 北海剛思日 神亭酣戰時
 宋立曰你且放心引孔亮臨終言旺志 千古共嗟咨

孫權聞慈死傷悼不已命厚葬於南徐北固山下

呼延灼走投青州一事吳其子太史身於府中以上按小孫權一邊却說玄德

蓋曰既是如此今設席款在荆川整頓軍馬聞孫權合淝兵敗已回南小與孔

侍孔亮宋江臨歿圖孔曰明商議孔明曰亮夜觀星象見西北有星墜地必應

我宜撥下山人數分作五折一皇旗刀救大吏慈死氏冠東南有將星墜

軍便差前軍花榮秦明主母乃忽然搜出西孔劉琦接筆甚切正吉

英燕順第二隊穆弘楊雄間忽報公子劉琦病亡去德聞之痛與不已孔明勸

解珍解寶軍主將宋江曰生死分定主公勿憂恐傷貴體且理大事可急差

吳用呂方盛第四隊宋人到彼守御城池并料理軍事玄德曰誰可去孔明

公禁造張相李俊後軍孫曰非雪長不可即時便教雪長前去襄陽保守玄德

立楊林歐陽凌振共二十曰今日劉琦已死東吳必來討荆州如何對答孔明

個頭領馬步兵三千前進曰若有人來亮自有言對答過了半月人報東吳魯

所過州縣秋毫無犯兵到肅特來弔喪正是

青州孔亮先期報知 完將討策安排定 魯東吳便命來

衆好漢出寨迎接宋江到 未知孔明如何對答且看下文分解

中軍坐下武松引曾智深 第五十四回

楊志李忠周通施恩賈正 吳國太佛手看新郎

相見楊志起身再拜曰昔 劉星叔洞房續佳偶

曰某經過梁山多蒙大寨 文章之前有不越半幅而倏而用喪條而作伐

重意相伯爲是咄家不曾 倏而桂孝修而結親斯亦奇矣然而凶則是凶

徒命今日幸得相全如柳 吉則是吉猶未足爲奇也奇莫奇於戈矛劍戟

青天吳宋江曰二公威名 之內忽然花燭洞房又莫奇於洞房花燭之中

拙于江湖宋江相會太晚 仍是戈矛劍戟凶即是吉吉即是凶吉伏於凶

曾智深令設席款待宋江 凶又伏於吉則此一篇真爲人意許之所不及

問打青州一節楊志曰青 量耳觀孫權之使魯肅弔喪而漢今日之人情

整得此人城子唾手可得 大抵如斯矣前之弔劉表非爲劉表而弔也爲

吳用曰此人不可力敵只 劉備而弔也後之弔劉琦又其爲劉備而弔也

待如此如此可以喻之當 爲荆州而弔也弔本爲死乃以然生用本爲人

日投人馬次早起軍前到 乃以爲我弔之而無益於我則雖弔而不用

青州城下致村慕容知府 馬弔之而有益於我則雖不必弔而亦弔焉豈

慌忙請呼延灼商議呼延 獨東吳爲然哉又豈獨弔喪爲然哉凡近世之

灼曰思稍放心這廝們只 紛紛往來皆當作東吳弔喪觀也

可在木泊裡猖狂今南巢 孔明曰辭魯肅也劉琦未死則以劉琦謂之劉

穴一個來捉一個呼延灼 琦既死則以取西川謝之而第之番借謂又與

披挂上馬領一千人馬出 第一番不同前則止用緩詞耳今則先折之以

城搖開宋江陣中一將躍 正論既明示不違之情後乃應之以權宜殆托

馬出慕容知府在敵樓上 爲暫借之說其云借也是即其不還之意也孔

認是秦明罵曰你這反賊



Vertical text on the left margin, including page numbers and possibly a chapter reference.

朝廷不曾負你緣何造反
 可先擒這賊呼延灼便舞
 雙鞭直取秦明二將戰到
 五十合不分勝敗慕容知
 府恐怕呼延灼有失鳴金
 收兵秦明不追退回本陣
 呼延灼退回城中來見慕
 容知府曰小將正要捉秦
 明為何收軍知府曰秦明
 原是我這軍統領亦不可
 輕敵听得軍校報到北門
 外土坡上有三騎在那里
 看城內中兵該得在榮

明嘗借箭於敵矣嘗借風於天矣借箭亦將還
 箭借風亦將還耶凡借物於人者以凡之所有
 借之乃謂之借荆州非孫氏之有也何謂借乎
 及投契於人者先立契而後取物及以契為借
 荆州劉氏之所先取也何契之有乎近也有謀
 人之美產而必寫借契者矣亦有謝人之索車
 而虛以抵契措者矣魯肅孔明母乃類是至
 於兩家五相欺誑一則假寫借契一則假立婚
 書借契疑真實假婚書弄假成真一對空頭真
 堪捧腹
 孔明誦誦音學賦是以孫權之嫂周瑜之妻激
 東吳也今投錦囊計是以孫權之母周瑜

延灼曰定是來打你們
 且休驚動他便披挂上馬
 領二百餘騎圍了北門起
 上城來宋江見軍裝榮便
 走呼延灼馬趕到城邊
 只听得兩喊呼延灼連人
 和馬跌下階吼雨劫走
 五六十個搦鈎手把呼延
 灼鈎將起來綁縛了那許
 多趕來的人馬便走了左
 右把呼延灼解入寨來宋
 江見了解其縛扶入帳中
 坐下宋江曰小可在此

之丈人聖之德也其子之策其母破之其子之
 策其次人又破之妙在即用他自家入教他保
 別人不得
 袁術遣媒於呂布認真做媒却做不成孫權遣
 媒於劉備假意做媒倒做成了然則呂布非媒
 也孫乾亦非媒也魯國老乃真媒也而魯國老
 之為媒又孔明實使之是成就此一段婚姻者
 大媒惟孔明一人而已
 燒了外公的香不但身命作梗倚了老丈母
 的勢便與文若放刀和尚弄中相女塔禪望借
 作監橋新人房裡接將軍錦帳又成赤壁延廟
 下執斧健兒須不是伐柯之斧編禪前持兵符

延灼曰定是來打你們
 且休驚動他便披挂上馬
 領二百餘騎圍了北門起
 上城來宋江見軍裝榮便
 走呼延灼馬趕到城邊
 只听得兩喊呼延灼連人
 和馬跌下階吼雨劫走
 五六十個搦鈎手把呼延
 灼鈎將起來綁縛了那許
 多趕來的人馬便走了左
 右把呼延灼解入寨來宋
 江見了解其縛扶入帳中
 坐下宋江曰小可在此

之丈人聖之德也其子之策其母破之其子之
 策其次人又破之妙在即用他自家入教他保
 別人不得
 袁術遣媒於呂布認真做媒却做不成孫權遣
 媒於劉備假意做媒倒做成了然則呂布非媒
 也孫乾亦非媒也魯國老乃真媒也而魯國老
 之為媒又孔明實使之是成就此一段婚姻者
 大媒惟孔明一人而已
 燒了外公的香不但身命作梗倚了老丈母
 的勢便與文若放刀和尚弄中相女塔禪望借
 作監橋新人房裡接將軍錦帳又成赤壁延廟
 下執斧健兒須不是伐柯之斧編禪前持兵符



辰朝廷叔借水泊避寇只

得招安不想誤犯虎威望

乞恕罪呼延灼曰我被搗

之人萬死尚輕真非令我

徒京告請招安宋江曰高

太尉志人大思記人小過

將軍折了許多人馬如何

不見你罪雖滔彭玘凌振

都在做山人懸偏家將軍

不棄宋江情愿讓位與將

軍等朝廷見用受了招安

那時盡忠為國未為晚矣

呼延灼跪下曰非是某不

知於國忠義兄長義氣願

所就又有詩為証

安邦定策宋公明

虛聲名揚救生靈

如何世祿英雄士

握手同歸聚義亭

宋江請呼延灼和眾頭領

相見了商議救孔明之計

吳用曰除非呼將軍賺開

城門唾手自得宋江與呼

延灼曰非是宋江貪慕城

地是四孔明叔好陷在曹

州軍裡將軍此去城地必

同中語

雖公等家小亦不能保

惡極適來我主人

應酬十四

雖公等家小亦不能保

女却可助行兩之兵有成就良姻的太太吳夫

人不比崔夫人遇不懷好意的哥哥孫仲謀險

做孫飛虎此數聯俱絕倒

却說孔明聞魯肅到與玄德出城迎接接到公廨相

見畢肅曰主公問今姪棄世特具禮禮遣某前來致

祭周都者再二致意劍皇叔諸葛先生玄德孔明起

身稽誠收了禮物四酒相待肅曰前者皇叔有言公

子不在即還荆州令公子已去世必然見還不識幾

時可以交割與二弟玄德曰公且飲酒有一箇簡談

此是孔明強飲數盃又開言相問玄德未及回答孔

明變色曰子敬好不通理直須得人開口前番用此

忍氣忍剛曰我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令人不則曰我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天道好還復歸正統我主人乃中山靖王之後孝景

皇帝玄孫次權出孝景今皇上之叔次極出今皇

吳豈不可分茅裂土况劉景升乃我主之兄也弟承

兄業有何不順是第四節意汝主乃錢塘小吏之子

素無功德於朝廷今倚勢力古據六郡八十一州尚

自負心不足而欲并吞漢土前既高擢劉皇叔劉氏

天下我主姓劉倒無分收主姓孫反要強爭且赤壁

之戰我主多負勳勞眾將皆用命豈獨是汝東吳

之力此言我不若非我借東南風周郎安能展坐籌

之功此言東吳江南一破休說三喬置於銅雀宮此

應酬十四

雖公等家小亦不能保

惡極適來我主人

應酬十四

雖公等家小亦不能保

惡極適來我主人

應酬十四

雖公等家小亦不能保



得呼延灼曰小將既蒙克不即答應者以子敬乃高明之士不待細說何公不
 長收銀理當報效果伏大察之甚也頭端立得定便會變而便會說便話一
 甚遠今秦明花榮孫立燕今人多有之矣但有事不及孔明耳請話說得響子敬誠口無言半晌乃曰孔明之言
 順昌方郭盛解珍解寶王不有理爭奈魯肅身上甚是不便黃馱鵬扮作軍士同呼延理上說不去只孔
 灼來到城邊大叫城上開得以情告之門我速回來城上人報與
 慕容知府知府所得呼延將四十三回灼回來便領軍士開城門後來周公瑾要
 放下品橋到城門裡搭看中事一提知府早被秦明一棒打下與兵取荆州又是肅擋住至說待公子去世還荆州
 馬來解珍解寶便放起火又是肅擔承宋獻鵬王茂舟上城被散支將五十二操統百萬之衆動以天子為名吾亦不以為高合却不應前言教魯肅如
何回覆得以自己情分告之我主與周公瑾必然見非肅死不恨只恐若樹東吳興動干戈皇叔亦不能安坐荆州空為天下取笑耳
既告之以情孔明曰曹又勸之以勢

六賊傳令才許殘害百姓此又論若恐先生面士不好言
 就大牢裡放出孔明叔姪動三人立紙文書暫借荆州為本救滅了火把慕容知府一豈有城池而可以
 家動首抄劫家私刀表眾契債者乎若云為軍天明討賊首姓被火之利幾分算家給散銀米賑濟把府庫待我主別圖得城池之時便交付還東
 錢糧裝載上車送去大寨吳此論如何有詩為証極似賴債者非不肅曰孔明待奪得何
 呼延灼難不勝羞處還我荆州孔明曰中原急未可圖西川劉璋懦弱
 志却君恩事寇仇我主將圖之若圖得西用那時便還
 因是天罡并地敵利之後還本錢
 故為鄉導破青州則是不起利者矣肅無奈只得聽從玄德親筆寫成
文書一紙押了字保人請寫孔明也押了字
孔明
曰亮是皇叔這裡人難道自家作保煩子敬先生也
押箇字回見吳侯也好看
孔明曰某知皇叔乃仁
義之人必不相負遂押了字
收了文
書
孔明送到船邊孔明囑曰子敬回



李忠回桃花山收拾錢糧見吳傑書言他意休生安想若不准我文書我翻了一
下山魯智深便施恩回二面皮連八十一州都奪了一便今只要兩家和氣休
龍山與張青孫二娘收拾教曹賊笑話又一請作別下船而回先到紫桑郡見
錢糧人馬兩下都燒毀寨周瑜瑜問曰子敬討荆州如何肅自有文書在此呈
柵來會宋江領了大隊人馬班師回梁山泊所過州
縣分毫未擾見蓋引頭領
都到金沙灘迎接至聚義
堂坐定慶會到頭領智
深曰酒家有個相識叫做
九紋龍史進原在華陽縣
少華山與雷師宋武陳達
楊香四個在那裏聚義池
與周瑜頗足曰子敬中諸葛之謀也名為借地實
是混賴從來交書不足據他說取了西川便還知他
幾時取西川假如十年不得西川十年不還這等文
書如何中用你却與他做保從來保人難做不他若
不還時必須運界是下備主公見罪奈何肅聞言果
了半响曰恐去德不負我活寫老瑜曰子敬乃誠實
人也劉備英雄之誓諸葛亮奸猾之徒恐不似先生
心地肅曰若此如之奈何瑜曰子敬是我恩人想昔

家思念他昔日在華陽寺日指因扣贈之情如何不救你指山時見即原你且
救助之恩今要丟探他二不會有借契
遭約來入縣未知尊意如
何宋江曰若得賢弟一伴
最好可領武松兄弟相伴
智深武松二人相辭下山
宋江又令戴宗隨後探听
前日之內來到華陰縣小
華山遇見伏路曠囉武松
問曰這由上有史大官人
宋江曰你探得史大官
人在此少待武松曰你只
說魯智深到來相探不多
子不能打得幽囚在獄中却使人去討荆州換劉備

寬心住數日待江北探細的回別有區處置劉琦之
不中過了數日細作回報荆州城中揚起布幡做好
事城外別建新墳軍士各挂孝瑜驚問曰沒了甚人
細作曰劉立德沒了甘夫人即日安排殯葬劉琦之
州一身終來甘夫人之死在瑜謂魯肅曰吾計成矣
東吳一邊聽得文法死在期
使劉備束手受縛荆州反掌可得妙極令肅曰計將
安出瑜曰劉備喪妻必將續娶主公有一妹極其剛
勇待婢數百居常帶刃房中軍器堆列遍滿雖男子
不及為後文玄德我今上書主公教人去荆州為妹
說劉備來人讀者至此疑是成親之賺到南徐妻
後教孫夫人討荆州也



時只見朱武陳達楊春下原來却不要能交割了荆州城池我別有主意於了

出來却不見史進魯智深敬身上須無事也魯肅拜謝周瑜寫了書呈要快船

曰史大官人何在朱武曰送魯肅投南徐見孫權先說借荆州一事呈上文書

近日史大官人下山因撞囉白你却如此糊塗這樣文書要他何用

見一個面匠原是托家大係一世無賴子或作保既受肅白肩都督有書呈

各府人姓王名義曾許推在此說用此計可得荆州權看異點頭暗喜孫權

山金天聖帝廟中姓回影人可去猛然省曰非呂範不可遂召呂範至謂曰近

壁上去還愿為帛一个女聞劉玄德娶婦有一妹欲招贅玄德為婿永結姻

兒名喚王嬌枝同行本州親同心破曹以扶漢室非子儻不可為嫌望郎往荆

賀太守亦在廟裡行香見州一言 做媒不用魯肅却用呂範領命即日收拾般

王嬌枝貌美強娶為妾王隻帶數箇從人望荆州來却說玄德自後甘夫人書

義不從太守將他女兒奪夜煩懶一日正與孔明閒敘人報東吳差呂範到來

去又把王義刺死軍州在

孔明笑曰此乃周瑜之計必為荆州之故喜只在屋

風後潛聽也學蔡夫 但有甚說請王公都應承了

公人教王義上山心拍不明此時已許 留來人在館驛中安歇別作商議玄德

平德獨自去華州欲刺董看七八分

太守太守知覺暗使人將

史大官人捉去監在牢裡

我們欲去救他無計可施

智深听罢怒目如此無理

酒家就去結果了池朱武

曰請二位到寨相議寨中

坐下朱武令設席款待看

深焦燥武松曰苟且切勿

造次我和你星夜回梁山

不肯遠嫁必求皇叔到東吳就婚先說昨晚婚次說玄

人替語有後弟



泊報知宋公明領大隊人馬來打華州方可智深曰
休去報知宋公明看酒家去打那廝眾人那里勸得
任次早智深提了禪杖徑接華州去了朱武隨即差
兩個嘍囉前去打听消息却說管智深奔到華州城
裡浮橋上只見人都說和尚且自迴避太守返來智
深自想曰我正要打他這厮該死等他一對對擡將
過來看見太守那裏請字能出諸葛亮之料乎
德曰此事吳侯知否其言說得嘴管不個 魯川小謀
計故有此問 範曰不先稟吳
侯如何敢造次來說玄德曰吾年已半百鬢髮斑白
吳侯之妹正當妙齡恐非配偶範曰吳侯之妹身雖
女子志勝男兒當言若非天下英雄吾不事之趙範
趙子龍之婿一席今皇叔名聞四海正所謂淑女配
君子豈以年齒上下相嫌乎玄德曰公且少留來日
回報是日設宴相得留於館舍至晚與孔明商議孔
明日來意亮已知道了總瞞不過此老 適間卜易得一大吉
大利之兆卦象之辭必是 主公便可應允先教孫乾
和呂範同見吳侯立契時兩邊都有保人說 面許已
定擇日使去就親玄德曰周論定計欲害劉備豈可
以身輕入危險之地孔明大笑曰周瑜雖能用計豈

却是暖 兩邊都有十 個其言說得嘴管不個 魯川小謀
使周瑜半籌不與吳侯之妹又屬主公荆州萬無一
失玄德解一郭大人成魚水之歡 玄德懷疑未決孔
明竟教孫乾往江南說合親事孫乾領了言語與呂
範同到江南來見孫權權曰吾願將小妹招贅玄德
並無異心孫乾拜謝回荆州見玄德言吳侯專候主
公去結親玄德懷疑不敢往孔明曰吾已定下三條
計策非子龍不可行也雄媳婦全一 遂喚趙雲近前
付耳言曰汝保主公入吳當領此三箇錦囊囊中有
三條妙計依次而行孔明囊中矣 卽將三箇錦囊
與雲貼胸收藏孔明先使人赴東吳納了聘一切完
備時建安十四年冬十月小春之吉 玄德與趙雲孫
不肯眾人曰你是出家人



長往並月... 七

府堂深處如何許你帶禪
杖入去智深村日只俺兩
拳頭也打碎那厮腦袋便
倚了禪杖跟賈侯八來智
不穿喝令拿下這死駟兩
邊走出四五十個公人肥
魯智深捉下恰似飛蛾投
火身遭喪蝙蝠遭卒命必
傷畢竟智深怎的脫身且
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吳用賺金鈴吊掛
朱江關西呂華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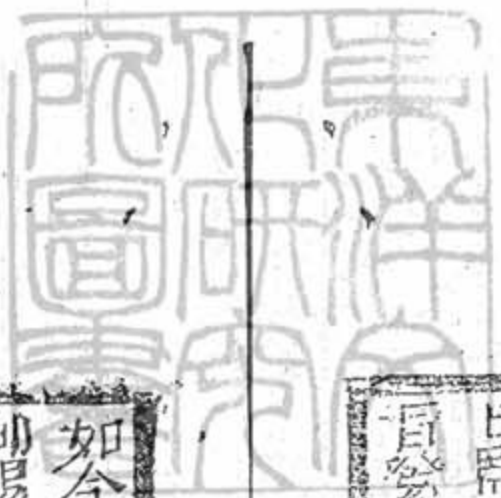
堪嘆梁山門術優
捨身棄命報冤仇
神机運妙良平恨
妙算行時鬼魅愁
平地已蘇英士獄
青鋒先斬佞臣頭
可憐天使真待伍
坐關危亡肯不羞
魯智深曰我有甚罪太守
日殺見你要把禪杖打我
禪子思量不敢下手你這
死駟誰叫你來刺我智深
曰酒家不曾殺你你如何
乾取快船十隻隨行五百餘人離了荆州前往南徐
進發荆州之事皆聽孔明裁處玄德心中快快不安
不是新郎相蓋到南徐州船已傍岸雲曰軍師分付
却是督督膽怯到南徐州船已傍岸雲曰軍師分付
三條妙計依次而行今已到此當先開第一箇錦囊
來看於是關雲看了計策便喚五百隨行軍士下
分付如此如此眾軍領命而去又教玄德先往見喬
國老不見趙雲教玄德却是孔明教趙雲那喬國老乃二喬之父居於
南徐玄德牽羊擔酒先往拜見說呂範為媒娶夫人
之事先打外太隨行五百軍士都披紅挂綠入南郡
買辦物件傳說玄德入贅東吳城中人盡知其事方
用五百人外處不然以之防孫權知玄德已到教呂
範相待且就館舍安歇却說喬國老既見玄德便入
見吳國大賀喜已在北國太曰有何喜事喬國老曰
今愛已許劉玄德為夫人今玄德已到何故相瞞
一箇夾人反國大驚曰老身不知此事便使人請吳
侯問虛實一面先使人於城中探聽人皆回報果有
此事女婿已在館驛安歇五百隨行軍士都在城中
買猪羊菓品準備成親在報事人口中吳國做媒的
及家是呂範男家是孫乾俱在館驛中相待國太吃
了一驚少頃孫權入後堂見母親國太追胸大哭
一個母親又權曰母親何故煩惱國太曰你直如此
為孔明用了權曰母親何故煩惱國太曰你直如此
將我看承得如無物我姐姐臨危之時分付你甚麼
話來照應孫權失驚曰母親有話明說何苦如此國
太曰男大須婚女大須嫁古今常理我為你母親事

妄指平人太守喝罵出家當與命於我你招劉玄德為婿如何瞞我女兒須是
 人自稱酒家這死屍必是我的俱在孔打劫強賊不打如何肯招明算中權吃了一驚問曰那裏得這語來國太
 左右奸用苦刑加力打那曰若要不知除非真為滿城百姓那一箇不知你倒
 禿頭智深曰不要打老爺瞞我喬國老曰老夫已知多日了今特來賀喜妙在
 說與你便是酒家是梁山喬國老權曰非也此是周瑜之計因要取荆州故將
 泊好漢魯智深太守怒曰此為名賺劉備來拘囚在此要他把荆州來換若其
 原是劫賊與史進一路之不從先斬劉備此是計策非實意也國太大怒罵周
 人喝教拷打取面大枷釘瑜曰汝做六郡八十一洲大都督直恁無條計策夫
 死囚牢裡申聞都省取荆州是却將我女兒為名使美人計殺了劉備
 死囚牢裡申聞都省我女便是望門寡明日再恁的說親須悞了我女兒
 死囚牢裡申聞都省一世你們好做作前既大哭此又大喬國老曰若用
 死囚牢裡申聞都省此計便得荆州也被天下人恥笑此事如何行得妙

做神行大保戴宗見在山
 下武松慌忙下來迎接上
 山和朱武等三人相見了
 所說魯智深失陷一事戴
 宗曰我便自梁山泊報與
 喬七知道戴宗吃了酒飯
 作起神行法回梁山泊見
 晁宋二頭領說魯智深因
 救史進被陷一事宋江所
 罷驚曰既然兩個兄弟有
 誰如何不救領頭起人馬
 作三隊而行前軍花榮秦
 明林冲揚志呼延灼領二

又夾喬國老一詞兩同說的孫權默然無語國太不
 老頭更真是一吹一冒說的孫權默然無語國太不
 住口的罵周瑜是罵孫權喬國老勸曰事已如此劉
 皇叔乃漢室宗親不如且箇招他為婿免得出醜公位幾人
 相一上權曰年紀恐不相當國老曰劉皇叔乃當
 世豪傑若招得這箇女婿也不辱了今妹國太曰我
 不曾認得劉皇叔明日約在甘露寺相見如不中我
 意任從你們行事若中我的意我自把女兒嫁他孫權
 孫權乃大孝之人見母親如此言語隨即應承
 出外喚魯範分付來曰甘露寺方丈設宴國太要見
 劉備臣範曰何不合費華部領三百刀斧手伏於兩
 廊若國太不喜時一聲號舉兩邊齊出將他掣下至此又為玄德相一把子然國太
 至此又為玄德相一把子然國太權遂喚費華分付

千馬步軍先行中軍統兵預先準備只等國大舉動却說喬國老辭與國太歸
 士將宋江軍師吳用副將使人去報立德言來日與侯國大親自要見好生在
 朱仝徐寧解珍解寶領馬意謂是一立德與孫乾趙雲商議雲曰來日此會多
 步軍二千後軍主管糧草凶少吉寧自引五百軍保護次日吳國太喬
 李應楊雄石秀李俊張橫國老先在甘露寺方丈裏坐走孫權引一班謀士隨
 押後領馬步軍二千去了
 梁山泊來到少華山下武後都到却教呂範來館驛中請立德立德內披紅
 松引了朱武楊春陳達下列穿錦袍執節打粉裝新且不從人背劍隨上馬
 山拜請宋江并眾頭領都投甘露寺來趙雲全裝幘帶引五百軍隨行來到寺
 到山寨坐下宋江備問城前下馬先見孫權權觀立德儀表非凡心中自長胆
 中之事朱武曰兩個頭領之意阿兄則畏令一人敘禮畢遂入方丈見國太國
 已監在牢裡太見了立德大喜謂喬國老曰真吾婿也
 官發給一人上市且曰夫人國老曰立德有龍鳳之姿天日之表更兼仁德



如今朝廷差殿司太尉領御賜金鈴吊桶來西岳降香從黃河入渭河來吳用曰哥七休憂救二人計在這里便叫李俊張順兩個如此而行李俊自得一個引路綽好楊春曰小弟相幫同去宋江大喜兩個下山去了次日吳用與宋江等帶五百兵運到渭河渡口李俊等十餘隻大船在級與用教花榮蔡明徐寧呼延灼在岸上埋伏宋江

布於天下國太得此佳婿可慶也
 定理怨然女婿計策出既還幾丈人爲之幹延旦立德拜謝共宴於方丈之中少刻子龍帶劍而入立於立德之側國太問曰此是何人立德答曰常山趙子龍也國太曰莫非當陽長坂抱阿斗者乎庶應四立德曰然國太曰真將軍也遂賜以酒趙雲便飲者喜酒與趙雲謂立德曰前經某於廊下巡視見房內有刀斧手埋伏必無好意何告知國太立德乃跪於國太席前未跪夫人是請夫人泣而告曰若殺劉備就此請誅使兩叔刀
 國太曰何出此言立德曰廊下暗伏刀斧手非殺備而何國太太怒責罵孫權難爲了今日立德既爲我婿即我之兒女也何故伏刀斧手於廊下權推

漢書卷之二十七

漢書卷之二十七

三

等在船裡李俊等伏在船
船裡次日天明听得囉嗚
响見三隻官船排而黃旗
上寫欽奉聖旨西兵降香
太尉宿元景宋江看了心
中暗喜曰昔日玄女有言
遇酒重亡意今日得見此
人必有主意太尉船將近
宋江載佳官船七裡走出
紫衣銀帶虞侯喏曰傷等
甚么船敢截太尉與兩立
在船頭上替曰然則相讓
士宋江請秦丞相只說求

不知喚呂範問之範推買華國太監買華責罵華狀
然無言國太嗚令斬之玄德告曰若斬大將於親不
利備難久居膝下矣又是他討德一發喬國老也相
勸國大方此退買華刀斧手皆抱頭鼠尾而去玄德
與衣出殿前見庭下有一石塊玄德拔從者所佩之
劍仰天祝曰若劉備得勾回荆州成王霸之業一劍
揮石為兩段如死於此地劍刺石不開言訖王起劍
落火光迸濺碎石為兩段乾田之玉方種為雙孫權
在後面看見問曰玄德公如何恨此石玄德曰備年
近五旬不能為國家勦除賊黨常自恨今蒙國太
招為女婿此平生之際遇也恰纔問天買封如破曹
興漢人斷此石今果然如此權暗思劉備莫非用此

見太尉厚禮容帳前曰休
胡說太尉乃朝廷大臣如
何輕易與你相見宋江曰
不容相見只怕驚了太尉
乘全把旗一拓岸上花柴
秦明徐寧呼延灼引出軍
馬擡到岸上容帳司儘入
稟知宿太尉只得出到船
頭坐定問曰義士何故截
住吾和宋江曰我等在船
截太尉只欲來請上岸別
有良策宿太尉曰我是朝
廷大臣有何事就此說不

言晴我亦聖劍謂玄德曰吾亦問天買封若破得曹
賊亦斷此石却暗暗祝告曰若再取得荆州與旺東
吳石為兩半手起劍落巨石亦開大家加說心事
至今有十字紋痕石尚存後人觀此勝蹟作詩讚曰
寶劍落時山石斷 金環墜處火光生
兩朝旺氣替天數 從此乾坤鼎足成
二人棄劍相携大席又飲數巡孫乾目視玄德玄德
辭曰備不勝酒力告退孫權送出寺前二人並立觀
江山之景玄德曰此乃天下第一江山也一弄而題
至今甘露寺牌上云天下第一江山後人有詩詠曰
江山兩處雜青螺 境界無邊樂事多
昔日英雄凝目處 巖崖依舊抵風波

妨宋江曰太尉不肯時只恐伴當等不容李應把鎗一招李俊張橫一齊撐出船拔出尖刀跳過船來先把兩個慶侯打下水去宋江男用連忙喝曰休得無禮驚了貴人李俊張橫仆地跳下水去把兩個慶侯送上船來嚇得宿太尉魂不附体只得將船上岸眾人策扶太尉上馬眾同隨去有詩為記

王前龍旗出帝鄉

三人共覽之次江風浩蕩洪波滾雪白浪掀天息見波上一葉小舟行於江面上如行平地可作一幅景圖立德嘆曰南人駕船托人乘馬信有之也祿備問言自思曰劉備此言戲我不慣乘馬耳乃令左右牽過馬來飛身上馬馳驟下山復加鞭上嶺笑謂立德曰南人不能乘馬乎立德聞言掠衣一躍躍上馬皆飛走下山復馳驟而上二人立馬於山坡之上揚鞭大笑權能試馬立德不能武刑畢竟讓員為一步詩曰
 馳驟龍駒氣驟多 二人並轡望山河
 東吳西蜀成王霸 千古猶存駐馬坡
 當日二人並轡而回南徐之民無不稱賀立德自回

聖觀裡去行香

却怜水鏡神謀捷

假借仁名救國亡

宋江先令花榮秦明陪奉

太尉上山即令把船土人

等送御香祭物金鈴吊掛

取拾上山只留李俊張順

守莊宿太尉上山寨坐定

眾頭領兩邊侍立宋江跪

下告罪曰宋江等為被官

司所迫不得已借梁山泊

避難專等朝廷招安今有

兩個兄弟陷在華州牢裡

至晚客散兩行紅炬接引立德人房燈光之下俱見

館驛與孫乾商議乾曰主公只是哀求喬國老且與

畢姻免生別事見線人語但不次日立德復至喬國

老宅前下馬國老接入禮畢茶罷立德告曰江左之

人多有要害劉備者恐不能久居國老曰立德寬心

吾為公告國大令作護持國老可謂撮合山盟竟立

德拜謝自回喬國老入見國太言立德恐人謀害急

急要回國太大怒曰我的女婿誰敢害他即時便教

搬入書院暫住擇日婢女皆英立德自入告國太

曰只恐趙雲在外不便軍士無人約束國太教盡搬

入府中安歇立德處安頓體留在館驛中免得牛事

立德暗喜數日之內大排筵會孫夫人與立德結親

至晚客散兩行紅炬接引立德人房燈光之下俱見

至晚客散兩行紅炬接引立德人房燈光之下俱見

至晚客散兩行紅炬接引立德人房燈光之下俱見

微借大尉御香去賺華州鎗刀簇滿侍婢皆佩劍懸刀立於兩旁說得立德想
 事盡無還並無侵犯宿太尉只得應允宋江執盃拜
 謝就囑囉內選個俊俏的
 打扮作宿太尉宋江吳用
 坊作客帳司解珍解寶楊
 維石秀扮作虞候吹囉都
 穿紫衣銀帶繫着雄箭於
 地儀仗法物抬了御香祭
 物金銀吊掛花榮徐寧扮
 作僧兵共武順達等陪作
 本尉秦明呼延灼馬志林
 引人馬分路取城

驚着侍女橫刀立
 疑是東吳設伏兵
 畢竟是何緣故且看下文分解

武松石秀先云西岳門下
 等候只聽號起行事分布
 已定箇了山寨選到河口
 下燈而行不去報與華州
 太守選投西岳廟來獻宗
 報知雲台觀主人尋直至
 船邊迎接上岸觀主參見
 太尉吳用曰太尉干路染
 病免見扶策太尉上轎選
 到岳廟歇下客帳司吳用
 曰太尉奉聖旨捧御香
 金銜帛掛來與聖帝供奉
 緣何本州官員輕慢不來

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二十八

聖漢外書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第五十五回

立德智激孫夫人

孔明二氣周公瑾

王允以美人計賺兩人只是一番周瑜以美人

計賺一人却有兩番王允則專用寔周瑜則前

虛而後實也始之詐言入贅誘其至吳是虛以

美人賺之繼欲娛其耳目惑其心志是實以美

人賺之計亦巧矣孰知王允賺兩人而皆得周

瑜賺一人而亦失王允一用而輒得周瑜兩用

而終久手